



# 狂侠天驷魔女

梁羽生  
作品集

梁羽生 著

叁



群书阁



中山大学出版社



梁羽生  
作品集



32

狂俠天驕魔女

叁

梁羽生 著

中山大學出版社  
· 廣州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狂侠天骄魔女/梁羽生著.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2. 11

(梁羽生作品集)

ISBN 978-7-306-04373-3

I. ①狂… II. ①梁…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76595号

---

广东省版权局版权合同登记图字: 19-2012-053号、19-2012-051号



本书版权由集锐传意有限公司授权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专有使用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 敬告读者

为了维护读者、著作权人和出版发行者的合法权益,本书采用了新型数码防伪技术。正版图书的定价标示处及外包装盒上均贴有完好的防伪标签。刮开涂层,可见到一组数码,您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查验真伪。

1. 拨全国免费电话4008813150,按语音提示从左到右依次输入18位数码并按#键结束。
2. 使用手机或小灵通将18位数码作为短讯内容发至13828823315。
3. 网上查询www.macs.com.cn。

读者如发现盗版图书,可向当地“扫黄打非”办公室、新闻出版局、工商管理部门、公安机关、技术监督部门举报,或直接与我们联系。

联系电话: 020-34297719 13570022400

我们对举报盗版、盗印、销售盗版图书等侵权行为的有功人员将予以重奖。

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

# 目 录

第五十一回	遍访天涯寻弱女 横跨怒海会伊人	815
第五十二回	若有情时来入梦 于无声处起沉雷	831
第五十三回	劫火未消来异士 神功无敌慑群魔	847
第五十四回	清浊两分心自苦 恩仇惧了意难忘	861
第五十五回	不觉坐行皆梦梦 无端啼笑尽非非	879
第五十六回	海上狂歌伤逝水 山头怅立盼归帆	899
第五十七回	岂为私情忘大义 愿随一麾渡长江	911
第五十八回	立马投鞭言炎炎 挺身抗暴气昂昂	925
第五十九回	刁斗风生来侠女 胡笳声动聚群豪	941
第六十回	挥剑已寒奸贼胆 挑灯夜话女儿心	959
第六十一回	侠女巧谋逃毒手 灵堂奇变困魔头	975
第六十二回	虎穴闯来饶胆气 豹房相会表心情	993

第六十三回	红颜忍睹英雄泪 黑手高悬霸主鞭 .....	1009
第六十四回	投鞭天堑人何在 立马吴山梦已空 .....	1025
第六十五回	黠武穷兵终授首 苟安畏敌撤雄师 .....	1039
第六十六回	湖海有心随颖士 女床无树可栖鸾 .....	1057
第六十七回	心事浩茫连广宇 情怀萧索觅伊人 .....	1073
第六十八回	陌路相逢施毒手 敌营隐伏报深仇 .....	1089
第六十九回	青衫忍湿英雄泪 黑手高悬霸主鞭 .....	1105
第七十回	青竹杖中藏秘密 光明庙里见奇情 .....	1121
第七十一回	问罪魔头来古刹 闭关高士练神功 .....	1135
第七十二回	疑雨疑云谈旧事 亦真亦幻溯前情 .....	1155
第七十三回	怅我知音何处觅 喜他红豆不空抛 .....	1169
第七十四回	偷天换日欺豪杰 覆雨翻云祸丐帮 .....	1185
第七十五回	肯为私情饶逆子 只因大义责同门 .....	1199

## 第五十一回 遍访天涯寻弱女 横跨怒海会伊人

原来是店主与一些客人出来观看究竟，他们是早被惊醒了，直到厮杀之声沉寂了许久之后，才敢出来的。

萨氏兄弟受的只是外伤，穴道解开之后，已能行动自如，他们阅历极丰，老于世故，不待客店主人发问，便先迎上去道：“是昨晚来了贼人，意图抢劫我们的官长，已经给我们打跑了。毁坏了你们的地方，这损失我们的官长答应赔偿你们。”掏出了一锭元宝，足够修补那面土墙之用，给了店主。店主又惊又喜，要知朝廷命官若是在他店中受劫、受伤，关系可是不小，如今萨老大以官长随从的身份，丝毫不加追究，反而代长官赔偿银子，店主人可说是因祸得福，大喜过望。

这时已是天光大白，在这客店投宿的客人，见发生了如此意外之事，生怕受到牵累，纷纷离开。萨老大拉着店主人问道：“你们镇上可以买到马匹么，我们的坐骑坏了。”那店主人道：“这个……现在兵荒马乱，有马的人家，也要留着逃难，恐怕很难买到。”

萨老大掏出了一把金子，说道：“我们愿意出比平常多三倍的价钱，你知道哪家人家有马匹的，请他出让。”萨氏兄弟本是江湖大盗出身，出手豪阔之极，店主人看在钱的份上，奉命唯谨，便带他们出去选购马匹。萨老大又吩咐店中伙计，说是他们的官长需要歇息，不许骚扰，这才与店主人一同出去。辛弃疾暗暗好笑：“他们做我的随从，没受我半点好处，却反而累他们替我赔钱了。”

店主和客人都走光了，店子里一片清静，倒是便于那老和尚

替耿照疗伤。当下，进了辛弃疾的房间，老和尚叫耿照躺了下来，取出一管银针，便即动手替耿照刺穴拔毒。

耿照道：“多谢老禅师大恩大德，未曾请教法讳，不知如何称呼？”那老和尚笑道：“我早已忘掉我的名字了，好吧，你就称我为无名和尚吧。”耿照满腹疑团，心道：“这老和尚可真是古怪。他对柳女侠似乎甚是关心，却怎的我从未听得她提过曾认识这么样的一个老和尚？”原来蓬莱魔女与耿照虽然交情不浅，但因无甚渊源，所以从未和他提过自己的身世，这老和尚的故事，耿照也未听过。

老和尚刺了耿照十三处穴道，最后刺破他的中指，挤出了几滴俨如浓墨的血液，腥臭扑鼻，辛弃疾、秦弄玉二人在旁观看，不禁相顾骇然。那老和尚随后说道：“你练过桑家的大衍八式，内功已有根基，想必知道运气之法，如今我传你另一种吐纳功夫，你每日练三次，持之以恒，可以与你原有的内功配合，不但可以免除毒伤的后患，而且在几年之后，可以练成正邪合一的内功，不难成为当世一流高手。”当下传了口诀，并详释其中奥义，耿照记性甚好，听了两遍，已是熟记心中。

那老和尚拿起拐杖，意欲告辞，耿照想起一事，忽道：“大师，请暂留步。弟子还想请教……”那老和尚道：“你有什么地方还不明白么？”耿照道：“不是。弟子想向大师打听一个人。”那老和尚道：“哦，你要打听一个人？谁？”耿照道：“武林天骄。”那老和尚微有诧异，说道：“你也识得他么？”耿照道：“不。弟子是代朋友打听的。”那老和尚道：“什么样的朋友？何以他要打听武林天骄？”似乎有点怪耿照多事。耿照道：“就是柳清瑶柳女侠。”那老和尚颇感意外，失声说道：“清瑶，她已经见过武林天骄了么？他们的交情如何？为什么她要访查武林天骄的下落？”

耿照道：“我不知他们是什么时候相识，也不知他们是何等样的交情。但我知道她在临安之时曾碰到一件意外之事。她的两位朋友在孤山打了一架，此事似乎与她有点关系，事后那两人都飘然远引，不辞而别。柳女侠心里甚感不安……”那老和尚连忙问道：“其中之一想必是武林天骄了？另一个是谁？”耿照道：“是笑傲乾

坤华谷涵、华大侠。不知老禅师可曾相识？”

那老和尚似乎吃惊不小，眉头拧成一线，说道：“笑傲乾坤与武林天骄打起来了？这是怎么一回事？”耿照将那晚的事情尽他所知的都告诉了这老和尚，然后说道：“柳女侠见他们两人伤了和气，很是惋惜。华大侠当晚力证武林天骄是杀害古月禅师的凶手，柳女侠当时没有为他辩解，但过后她与东园前辈反复推敲，她是不相信武林天骄会下此毒手的，可惜武林天骄走得不知去向，她已不能向他问个明白了。柳女侠虽没对我说过，但我知道她对这两位朋友都很关心。老禅师既是知道武林天骄的消息，可否说与我听，让我转告柳女侠。”

那老和尚忽地悠悠叹了口气，自言自语道：“这可真是意想不到之事，倒教老衲为难了。”耿照莫名其妙，不知笑傲乾坤与武林天骄打架，却何以会令得这老和尚为难。那老和尚歇了一歇，缓缓说道：“怪不得笑傲乾坤日前见过，一句话也没有提及清瑶。好吧，关于他们两人的消息，让我亲自去告诉清瑶吧。耿相公，多谢你对清瑶的关心。老衲告辞了。”拐杖在地上一点，飞身从窗口跳出，转瞬间已是踪影不见。

耿照疑团满腹，说道：“这老和尚可真怪，听他的语气，竟似是柳女侠的亲人。”辛弃疾道：“简直就是父亲的口吻。你可知道柳女侠的身世么？”耿照道：“这恐怕不可能吧？我听得珊瑚姑娘说过，柳女侠是个被抛弃的孤儿。父亲多半是已经死了。”辛弃疾道：“乱世最多意外之事。说不定她父亲还在人间，正是出家做了和尚。”

秦弄玉道：“这老和尚倘若真的是柳姐姐的父亲，那就真是太好了。”众人正在议论，只听得门外马嘶，辛弃疾道：“萨老大兄弟回来了。照弟，你今天可以走得了么？”耿照吸了口气，舒舒筋骨，笑道：“我精神爽利，气力充沛，似乎更胜从前。咱们这就走吧。”辛弃疾行李简单，拿起就走。军情紧急，他要赶着上任，耿照既然可以动身，他也就不想耽搁，等待萨氏兄弟进来了。

出了店门，只见萨氏兄弟带了五匹马回来，虽然比不上他们原来的军马，也很壮健。辛弃疾笑道：“萨老大，多亏你办事得力，



咱们今晚可以赶到江阴啦。”他不知道，萨老大是花了五十两金子的高价才买来了这五匹马的。

那店主人道：“你们原来那四匹坐骑呢，如何处置？”萨老大道：“就烦你把它们杀了，免得它们多受苦痛。但千万记着，这马肉不能吃，吃了会害死人。你把它们埋了吧。这一锭银子给你做酬劳。”原来他们那四匹军马给公孙奇下了毒，奄奄一息，萨老大已经去看过了。

萨老大道：“那老和尚呢？”耿照道：“走了。”萨老大道：“可惜，可惜。这老和尚绝世武功，我生平从未遇过如此高人，我也还未得向他道谢，向他请教，他就走了。”耿照道：“这老和尚大约要到飞龙岛去走一趟。”萨老大笑道：“他一个出家人，也要去凑这场热闹，会会江南黑道上的人物么？”耿照道：“不，他是要去会柳女侠。此事甚奇，咱们路上边走边说吧。”

萨老大道：“我也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好，也在路上说吧。耿相公，恭喜，恭喜，我刚才还担心你今天不能骑马呢。”原来萨老大武学深湛，早已看出耿照不但痊愈，而且双眼神光湛然，内功显见是比从前更胜一筹了。

出了这个小镇，耿照道：“萨大哥，先说你的事情。”萨老大道：“我以为你不会这样快就治好了的。在买了马匹之后，我曾抽空到孟家走了一趟，想向孟大嫂辞行。只见大门打开，我进去一看，院子里停着一辆驴车，昨晚和你打架的小子似是伤了腿，正在慢吞吞地跨上驴车。他那浑家在旁边服侍他。我一问，原来孟家母子已先一步走了。那小子似是满肚皮闷气，对我直瞪眼睛，叫我告诉你，他和你这笔账非要算清不可，叫你当心。这小子令人一见就起憎厌，不是看他已受了伤的缘故，我当真想再揍他一顿。当下我一笑置之，孟大嫂既然弃家避仇，见不着她，我也就走了。耿相公，这小子和你结了些什么深仇大恨，如此恨你？”耿照道：“他是公孙奇的仆人，我也不知道他为何恨我，大约是因他主人缘故，敌视我吧。”其实耿照当然是知道个中原因的，不过他不想和萨老大说罢了。

耿照念及桑青虹对他的情意，心中想道：“我只道青虹终身有

靠，谁知仍是所托非人。”不觉怅然。要知耿照虽然不能接受她的情意，但总还是盼望她前途幸福，有个美满姻缘。想到孟钊品格如此卑下，怎不叫他为桑青虹惋惜？

萨老大道：“现在该你说那老和尚的奇事了。”耿照将刚才之事说了一遍，萨氏兄弟也不禁大为奇怪，怀疑那老和尚即使不是蓬莱魔女的父亲，至少也是个非常亲近的人。萨老大笑道：“柳女侠与那老和尚都要到飞龙岛去，这一场热闹可真有得好瞧了。说不定是先演一场大打山门，然后还要再来一场父女相会。”萨老二道：“孟家嫂子把那飞龙岛主说得非常了得，若是碰上了那老和尚不知如何，可惜这一场热闹咱们是看不着了。”

一路无事，当晚果然便到了江阴。江阴知州早已接到驿报，知道来的是辛弃疾，自是大为欢喜。论官职，签判是佐助知州的僚属，但辛弃疾名动朝野，江阴知州对他也是十分钦仰，不敢以僚属之礼相待，亲自出迎。签判本无特设的官衔，但一来因为辛弃疾兼职参赞江阴军务，二来知州又对他十分钦仰，是以早为他备好了一座官邸，供他使用。耿照、萨氏兄弟等人都搬了进去。

第二日，辛弃疾便即正式接任视事，江阴属下的各地团练乡勇的首脑人物，得到辛弃疾来此参赞军务的消息，早已不待他用文书相召，前两天便都聚集江阴，辛弃疾一视事，他们便纷纷前来请见了。辛弃疾问了各地江防情形，拟了军事上的应兴应革计划，并抽了一班乡勇，驻扎城中，由他亲自练兵。虽然忙个不停，但办事却是意外的顺利。江阴以往并无特派的军事长官，一向由知州兼理，如今辛弃疾来此参赞军务，名为“参赞”，实际已是全权主持。

不过数日，诸事已是井井有条，耿照等人都宽了心，为他高兴。耿照武功虽高，但对于军事却是外行，也不长于事务，帮不了辛弃疾什么忙，每天只在衙门里与表妹练武。

秦弄玉重会耿照之后，精神舒畅，歇了几天，身体已是完全恢复。一晚，与耿照在后园练武，耿照练了大衍八式，秦弄玉也练了一套“蹶云剑法”，耿照笑道：“玉妹，想不到你剑术精进如斯，使的剑招也遒劲有力，比以前强得多了。”

秦弄玉道：“这都是拜柳姐姐之赐。”将当日蓬莱魔女如何给

她打通三焦脉之事说了，耿照道：“怪不得你的内功也是突飞猛进。柳女侠对咱们的恩德，咱们真是不知如何报答了！”

秦弄玉若有所思，忽地说道：“照哥，我与你商量一事情。”

耿照道：“什么事情？”秦弄玉道：“我与柳姐姐许久未见，十分思念。如今你我已经身体复原，辛将军这里暂时又用不着我们，我想，我想和你到飞龙岛去走一趟。”

耿照心头一震，半晌说道：“玉妹，这个，这个——恐怕还要三思而行。”

秦弄玉道：“你有什么顾虑？”耿照讷讷说道：“一动不如一静，你又不是惯经风浪的。以咱们的武功，到了飞龙岛，也未必帮得上柳女侠什么忙，何况，这里，这里，辛将军……”

他正要再堆砌一些理由，秦弄玉忽地“噗嗤”一笑，打断了他的话道：“照哥，你这些理由都是找来的借口，我明白你的心事，我知道你顾虑什么。”耿照甚是尴尬，勉强笑道：“你明白什么了？”

秦弄玉道：“我知道珊瑚姐姐定然会到飞龙岛去，向南山虎报她杀父之仇。你是不想与我一起，在那儿碰上了她。”

耿照正是有此顾虑，他怕再次卷入感情的漩涡。要知珊瑚曾与他千里同行，好几次在他遭遇危难之时，舍身相救，实可说得是情深义重，意气相投。尽管他如今已有了取舍，但总是不能忘怀。在目前的情形之下，见了珊瑚，除了引起彼此的伤感之外，那还有什么好说？何况他也怕她们二人，见面之后，再一次地演出以前的一幕，彼此退让，避开了他。这就真是“相见不如不见”了。

耿照给表妹说中心事，默默不语。秦弄玉叹口气道：“照哥，这就是你的惜了！”耿照茫然道：“我怎么错了？”

秦弄玉缓缓说道：“大丈夫当有光风霁月的胸怀，珊瑚姐姐曾护送你千里长途，恩义如山，如今她去报杀父之仇，你怎可置身事外，全不理她？咱们武功虽不高，但事急之时，也总还可以助她一臂之力。何况，咱们只要尽一番心意，总胜于袖手旁观。咱们三人之间的事情，以后还可以慢慢商量，你也不必怕我小心眼儿，就不敢去见珊瑚姐姐。”

耿照给她说得面上一阵青、一阵红，其实他也何尝不在想念珊瑚？这几日来，他每念及珊瑚即将孤身犯险，而自己却袖手旁观，也何尝不内疚于心？

耿照踌躇片刻，心意已决，说道：“你说得不错，飞龙岛上，敌众我寡。虽有柳女侠、东园前辈等人去了，但多一个人帮他们就多一分力量。不过，不过这里虽然暂时无事，也总得提防军情有变。我不知辛大哥有了些什么布置，能不能放我离开此地十天八天？总得问过他方可以定夺。”

正说到这里，忽见萨老大匆匆而来，说道：“辛将军正在找你，原来你们是在这儿。”耿照道：“辛将军找我何事？”

萨老大道：“听说是采石矶虞将军那儿有人来。”萨老大所说的“虞将军”即是虞允文，耿照叔叔耿京所创建的这支义军如今就是由他指挥的，耿照初到江南之时也曾在他军中做过水师见习，听说是他派有人来，大喜道：“原来虞将军已经与辛大哥联络上了，有他们同心合力，守着江防，何愁金寇南侵，只不知他是来报甚军情？”

当下耿照便与萨老大去见辛弃疾，秦弄玉以为他们有军机大事要商，问候了辛弃疾之后，便要告退，辛弃疾笑道：“此事与耿照有关，你也可以听得的。而且我也还想问一问你的意思呢。”

耿照诧异道：“是甚事情，与我有关？”秦弄玉也甚奇怪，说道：“我对于军国大事是一点也不懂的，哪有什么主张？”

辛弃疾笑道：“秦姑娘，耿照的身体已经完全复原了没有？你给我说实话。”秦弄玉道：“比从前还强壮得多。那老和尚所授的内功心法的确是功效非凡。”

辛弃疾道：“好，是你说的，我就信了。”有件差事，我想叫照弟去办，他身体好了，我就放心让他去了。”

耿照道：“我以身许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大哥尽管吩咐。”

辛弃疾道：“虞将军使人来，谈及两件事情，第一件是想调你去帮他的忙，统率那支义军，如今已是正式编为官军，号称飞虎军了。”耿照吃了一惊，说道：“我哪里挑得起这样的担子，我又没

学过兵法。”辛弃疾笑道：“你跟着虞将军，慢慢也就可以学会了。虞将军说这支义军本是你叔父创建，我既不能去助他统带这一支军队，那就只有你最合适了。不过，这事还可以稍迟一步，第二件事情却是要马上动身的。”

耿照道：“可是军情有了变化，金寇在哪里渡江了？”

辛弃疾道：“这倒不是。金寇如今已集中北岸，形势的确十分紧张。不过他们正在大举征调民夫船只，大约总还得一个月的准备工夫，才能大举渡江。这件事情是要比防御金寇渡江更危险的。”

耿照道：“是什么事情？”辛弃疾道：“虞将军得到消息，水寇樊通在长江口外一个小岛招集黑道人物聚会，日期定在本月初五。今天正是初一，还有四天就是会期了。”耿照道：“怎么是樊通？哦，我明白了！”笑道：“虞将军的消息还没有我知得详尽呢。他们这个会的盟主是飞龙岛主，飞龙岛主与南山虎、樊通是结义兄弟，樊通只是老三。大约因为他在长江为寇历史长久，所以由他出面。”辛弃疾以前也曾听得萨老大谈过这一件事，点点头道：“不错，这么看来，那个什么飞龙岛主与樊通所召集的群寇之会，实在就是一桩事情。”

辛弃疾接着说道：“虞将军送来了一份水域图，原来那飞龙岛离咱们这儿很近，从江阴城外的荻港开船，顺风三日可到，逆风顶多也不过五日。虞将军的意思是想我选派一个机灵勇敢的人，到那飞龙岛去探听消息，看那帮水寇意图如何，是否与金人有所勾结，参加聚会的首脑是哪些人等等。此事乃是深入龙潭虎穴，非同小可，照弟……”

耿照大喜道：“我去！大哥，实不相瞒，我刚才正是与玉妹商量此事，就是你不叫我去，我也要去呢！”

辛弃疾道：“秦姑娘，你们经过许多磨难，方始重逢，你放心让他去吗？”

秦弄玉道：“为国家出力，不单是男儿的事情。我正要向将军请令，我也想与照哥同去。”

辛弃疾喜道：“难得秦姑娘深明大义，此事乃是深入龙潭虎穴，危险非常，我的意思本来也是想派两个人一齐去，好有个照

应，说句泄气的话，有一个失陷了，也还有另一个回来报讯。不过，秦姑娘……”

秦弄玉道：“正是因为危险，我才要与照哥同去。”

萨老大道：“辛将军，依我之见，还是让我们兄弟去的好。耿相公还有重要的事情需要担当。那支义军，虞将军不是要他去帮忙统带吗？”

辛弃疾道：“我的意思是要你与耿照一道去。你的兄弟留在这儿，我身边也需要一个得力的人相助。飞龙岛之事，乃是当务之急，耿照回来之后，再往虞将军那儿，也还不至于耽误。”这只是表面的理由，原来辛弃疾乃是顾虑到事情危险，只怕有甚不测之祸，萨氏三兄弟已有一人为国捐躯，他不忍再把他们两兄弟一同遣去。当然，他也爱惜耿照，不过，总要有个取舍，因此，他决定萨老大与耿照同去，耿照有胆有识，虽然稍欠机灵，性情却是十分沉毅，可以担当大事，而萨老大则江湖经验十分丰富，可以补耿照之不足，所以辛弃疾经过了周密的考虑，下了这样的决定。

萨老大深懂人情世故，也体会到辛弃疾这番用意，心里十分感激。辛弃疾已然下了斩钉截铁的命令，他也就不再为兄弟争去了，当下和耿照一同接过令箭。

秦弄玉嚷道：“我也一定要去。”心中想道：“照哥倘若有甚危险，难道我还能独自活吗？”她要与耿照“共死同生”的心意，虽没说出口来，但辛弃疾已是从她的神色语气之间，深深懂得。当下说道：“好，难得你们都是赴义恐后，那么你们三人就一同去吧。”

计议已定，辛弃疾便拨了一条镶有甲板的小船给他们，第二日一早，便即开船。

第一天天朗气清，波平浪静，航行很是顺利。萨老大是水陆俱能，操舟有如策马，船遇顺风，如箭疾驶，比马还快。耿照在虞允文军中当过水师见习，也懂得驾驭船只，不过不如萨老大的纯熟，他们两人便轮流掌舵。秦弄玉帮不上忙，在船头观赏海景，只见阳光之下，波涛不兴，海面似抹了一层金色的锦缎。天空是沙鸥翔集，水底是各种怪鱼游泳，有一种飞鱼，还能跳出水面，似鸟儿一样在空中飞舞片刻，然后再钻进水中。秦弄玉看得啧啧称奇，笑

道：“上次我渡江之时，遇上狂风大浪，弄得我躲在舱里发闷作呕，如今才知道海上的景致，原来这样好看。”萨老大笑道：“要是天气变坏，海上的波涛，那是要比长江的更为险恶呢。”秦弄玉道：“我经过了那次晕船，多少有了点经验，再遇风波，大约不至于那样难受了。当然，最好还是不要碰上的好。”

第二天有一点风，但却是顺风，秦弄玉也不觉得怎么，她闲着无事，有时还磨着耿照教她驾船的技术。到得黄昏时分，萨老大取出水域图一看，笑道：“明天若然也是这样顺风，就可以提早到飞龙岛了。”耿照想起即将见到珊瑚，心里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第三天上半天也还是风平浪静，航行很是顺利，哪知到了中午时分，天色突变，转眼之间，旋风卷起海浪，将他们这只小船抛上抛落，萨老大吃惊道：“不好，咱们碰上了海上的大风暴了！”

片刻之后，阳光顿敛，天黑沉沉，浪涛似一个个小山般打来，萨老大与耿照合力掌舵，小舟仍是东倒西歪，起落不定。秦弄玉倒在舱中，已是要想呕吐，幸亏萨老大早准备有预防晕浪的药丸，给她服下，她昏昏思睡，这才减少了难受的感觉。

耿照道：“风向如何？”萨老大叹口气道：“这是逆风，船不翻已是大幸，能否如期到达飞龙岛，那更是要听天由命了。”

忽见一只大船驶来，船头张着一面大旗，绘着骷髅，在阴沉的天色之中，波涛大作的情况之下，更显得狰狞可怖。萨老大吃了一惊，说道：“快拨转船头，避开他们。”

耿照道：“怎么，遇上盗船了？”心想：“这本是水寇聚会，遇上盗船，何足为奇？”萨老大道：“这不是普通的海盗船只，这是长江水寇首领闹海蛟樊通的座船，咱们虽是他的客人，但在这里遇上了总是不好，宁可碰上他的手下，不能会他本人。”要知萨老大那日取了孟老太的那枝令箭，本来就是准备到飞龙岛之用的，若是碰上樊通与飞龙岛主的下属，见到这枝令箭，当然会以礼相待，将他们引进。但若是遇到他们本人，他们请些什么“客人”，当然心中有数，一见是两个陌生的面孔，自必会加以盘问了。

耿照与他合力扳过船头，转舵向另一个方向前进。但风狂浪猛，哪容得他们操纵如意，一个山头般的大浪压来，将他们的小船

抛起，俯冲而下，再被急流一卷，只见那面骷髅旗就在眼前，他们要想避开那只盗船，岂知距离更加近了。

耿照道：“要是当真无法避开，我上盗船与他们厮杀，你照料秦姑娘，赶快逃走。”他是准备牺牲自己，掩护他们，以免表妹落在贼人手中。

萨老大忽道：“咦，有点不对。且慢，且慢！”

耿照道：“怎么？”萨老大道：“明日便是群寇聚会之期，樊通是主持人之一，他应该在飞龙岛上接待宾客，怎有闲情出海？而这只船却似远航归来。”

耿照道：“你又说这面旗帜乃是他的座船标志？”萨老大道：“我明白了。看来是他手下用他的座船去接贵宾的。”

耿照精神一振，说道：“倘若不是樊通本人，那么，咱们就不用惊惶了。你有飞龙岛主的令箭。”萨老大道：“不错，但却不知是什么有来头的贵客，樊通要用自己的座船接他。”

说话之间，那只张着骷髅旗的大船，与他们的距离已是不过十数丈之遥，推波助澜，把他们这只小船打得更是飘摇不定。就在此时，忽听得一个娇滴滴的声音叫道：“那不是照弟吗？咦，照弟，你们这只小船要沉啦，快快上我们这只大船！”

声音入耳刺心，耿照大吃一惊，抬头看时，只见那盗船船头上站着一个少女，正是玉面妖狐连清波！

更令耿照吃惊的是，只是连清波也还罢了，在她旁边还有一个身材高大的老人，那是金国的国师、“祁连老怪”金超岳！耿照这才明白，怪不得樊通要用自己的座船去迎接他们。

金超岳哈哈一笑，说道：“祁连郡主，原来这小子就是耿照吗？他父亲曾受我们大金的恩典，他竟敢杀了蓟州的守备，偷来江南，与我们大金为敌。哼，哼，也当真是太过胆大妄为了。”

连清波娇声说道：“国师，你不要吓唬他，他是我的好朋友。”金超岳道：“好，看在郡主你的份上，他只要乖乖地来投顺咱们，我也未尝不可饶他。”

连清波招手叫道：“照弟，你上船来吧！你已经知道我的来历，我也不想瞒你。我是大金皇帝御赐的郡主。但如今你是有性命之



危，金国师即使不与你为难，你们的小船也禁不起这场风浪。恩怨暂且撇开，我对你总是一番好意，你不必我去扶你上船吧？”

耿照气得眼睛发黑，正要破口大骂，秦弄玉早已替他骂了出来：“你，你这妖狐，你害得我们还不够吗？你简直是人面兽心！”

原来秦弄玉在昏昏沉沉中听得连清波的声音，蓦地一惊，突然醒了，她怀着血海深仇，如今面对仇人，焉能不气怒交加？也不知哪里来的一股气力，她爬了起来，就走出船头来了。

耿照见她颤巍巍的模样，脚步也似站立不稳，吃了一惊，连忙说道：“玉妹，你回去。待我来对付她。”

连清波冷笑道：“秦姑娘，你这么快就忘记了你的杀父之仇，竟与仇人卿卿我我了？”

秦弄玉气得大骂道：“妖狐，你还想骗我？你才是我杀父的仇人！照哥，你的母亲也是她害死的，咱们绝不能放过她了！”她太过冲动，话犹未了，哇的一口鲜血吐了出来。

连清波面色陡变，哈哈大笑道：“哦，原来你们都知道了？好吧，且看你们如何对付我？”

金超岳道：“这小子不识抬举，还与他多说作甚？郡主，你要活的还是死的？”连清波道：“还是活的好。”金超岳大笑道：“郡主毕竟还是个有情有义之人。”大笑声中一条长绳蓦地飞出。

绳子缠上了船头的桅杆，惊涛骇浪之中，耿照这只小船竟给他拖得向大船靠近。耿照拔出宝剑便斩，金超岳左手一挥，“呼”的一声，又是一条长绳飞出，夭矫如龙，耿照一剑削空，“啪”的手臂已着了一下，宝剑跌落，幸而没有给他缠上手腕。

萨老大喝道：“老怪休得逞能！”双手齐出，抓着了两条绳子，双方较量内力，萨老大稍逊一筹，小船仍是给他拖得缓缓向前靠近，但萨老大用千斤坠的重手法定着身形，却也还能站稳脚步。

幸亏耿照的功力已是今非昔比，要不然着了那一下只怕手臂也要折断，如今却不过稍感疼痛，并未受伤。耿照拾起宝剑，刷刷两剑，将那两条绷紧了的绳子斩断。

小船失了牵力，一个浪头打来，登时抛起，秦弄玉立足不稳，便要跌倒。耿照连忙将她抱进舱中。